

# 醫療馬拉松—愛的接力

◆ 撰文/慈濟基金會人資處黃秀真

一轉眼，媽媽往生已經一年有餘，回憶起去年二月九日，在花蓮及大林兩地醫療團隊協力合作下，大林慈院醫護團隊們在長達近三十小時馬拉松的合作過程中，完成了第三例及第四例腎臟移植手術。我的媽媽就是這第四例受腎者。

## 發心立願做慈濟， 母親巧得因緣換腎

一般都是父母引渡子女入慈濟，而我有緣比爸媽先接觸。來慈濟工作十年，愈來愈能感受到「當慈濟人真好！」所以，每當我有機會祈禱，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接引生身父母進來。

在花蓮靜思堂人力資源處工作的我，去年二月八日特地回家，晚上十一點多抵達彰化家中，準備明天帶爸媽去做慈濟環保回收。回家後的廿分鐘之後，母親接獲花蓮慈院的來電有換腎的機會，我一聽到這樣的喜訊，開心地說不出話來，保守的媽媽與大哥剛開始抱持著害怕不安的心，先向家中神明擲杯請示，卻連連得不到聖杯，家人猶豫遲遲沒有作決定，我看在眼裡焦急又心疼，連忙鼓勵家人接受這個機會，再加上大林慈院醫護團隊口碑服務都是最專業的，後來經媽媽首肯，大哥與我陪著媽媽去到大林慈院進行配對檢驗，經過檢查，結

果適合移植。

媽媽住院期間，大林人文室同仁每天以E-mail向我說明媽媽的進展，在這個過程中，尹文耀醫師只要有空就會來探視我的媽媽，幫她加油打氣，爲了讓遠在花蓮的我能安心，尹醫師也用電話爲我說明媽媽的情況。

後來我獲知媽媽肺部受到細菌感染，於是在二月十八日凌晨一點搭車前往大林，大約在凌晨兩點四十五分，我在火車上接到尹醫師的電話，因爲通訊不良，聽不清楚尹醫師對我說了什麼，只感覺一定有事，心情開始緊張了起來。

## 看見家人的慈悲與智慧

當我連夜搭車趕到大林慈院，在佛堂前，璧禎師姑突然轉頭、淚流滿面的告訴我：「媽媽的情況不太樂觀，秀真心裡要有準備！」我沒有想到會這樣，所以恐慌了起來，擔心媽媽會怪我，因爲都是我鼓勵她換腎的，擔心家人會因此對慈濟印象不好，怎麼辦呢？以後想接引他們入慈濟一定難上加難！感恩璧禎師姑適時的提醒我，「無常來時要有因緣觀」，這一句話讓我產生了無限的堅強意志，因此而能安住自己的心，也安住家人的心。

二月十八日下午六點四十二分，我們

用虔誠的佛號聲陪伴媽媽留著最後一口氣回到家，當幫媽媽拿掉呼吸管後，家人們看到媽媽面帶笑容，安詳地往生，心中感到欣慰與安心。

媽媽往生之後，我們都曾自責，爸爸也曾偷偷地哭泣，因為外婆把媽媽交給他，結果現在卻變成白髮人送黑髮人；我也怪自己，是我告訴媽媽最壞的情況是把不適合的腎再拿出來而已。大哥覺得是他載媽媽到大林，所以也難脫責任。二哥深愛著媽媽，所以心中一直有深深的不捨。不過，在我們彼此心情分享、互相鼓勵之後，我們選擇了用正向、樂觀的態度來面對這一切。而原本我的擔心，就這樣輕易的化解了。

當面對所有親友的關懷與疑問時，爸爸及哥哥會主動說明，不是換腎失敗，而是媽媽的身體實在太差了，換腎是一個機會，只不過媽媽還是拼不過死神。於此，我看到爸爸及哥哥的慈悲與智慧，如果每個人都往負面去想，日後若有換腎機會時，大家就不會把它當是好事一樁了。

三月初我與同修師兄陪伴爸爸到大林覲見上人，當天，我們也主動跟尹醫師約在人文室見面。爸爸相信尹醫師已經盡力拯救媽媽，所以，他主動握著尹醫師的手，請尹醫師千萬不要自責，而尹

醫師告訴我們，媽媽往生之後，他以吃素來迴向功德給我的媽媽，並且請我們一定要保重。我很感恩尹醫師這麼用心地對待我的媽媽及家人。

### 發願要傳承這馬拉松的愛 棒棒接力

「千金難買早知道」、「無常來時要有因緣觀」，從發心立願到後來的力行實踐，從搭火車要帶動爸媽去做環保，到後來面臨媽媽的往生，心中有著對媽媽的不捨，更感歎一切因緣之殊勝。總覺得媽媽的往生是在渡化全家人，更是極力在接引爸爸入慈濟，感恩大林慈院及草屯的慈濟人至今仍是不斷地給予我們關懷。慈濟醫療團隊是用三十小時來接手合作，付出體力與心力，而我發願，要傳承這「馬拉松的愛」，且要棒棒接力！

# 證據會說話

◆ 撰文/大林慈濟醫院泌尿外科醫師孫紀征

醫學起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醫史學家過去曾提出「醫源於巫」，但是相信現代的醫師都不能同意自己是個「巫師」。不過如此講究證據醫學的今天，身為醫師者是否身心完全脫離「巫術」了呢？

回顧巫師對於病患的治療過程，巫師憑著祕密傳下來的巫術、以及過去自己的經驗，信心滿滿卻又不能保證治好，病患及家屬滿心期待疾病康復卻又無法對於治療的過程參與意見。雖然如此，巫師莫名其妙中治療了不少病患，病患亦莫名其妙地被治癒。

今日主流的西方醫學源自古希臘，認為病是由人體內部出現了紊亂，如同中醫古籍所言「陽勝則熱，陰勝則寒」。文藝復興運動後，西方醫學走悖離傳統的路，一切都以實證為基礎，以觀察、檢查、證據收集來進行驗證，理性主義滲透到了所有領域。因為如此，人類逐漸瞭解自己，卻也發現更多依舊未知的自己。為了解決未知的部份，許多的科學研究者不但收集證據，也開始進行實驗以增加證據的可信度。可是不知是否因一方面要治療病患，另一方面又要費心研究，還是醫學知識的累積太多太廣太深奧，無法讓病患或家屬理解，當病患或家屬問起時，有些醫師會說：「醫

學專業！說了你們也不懂！」，無形之中似乎「現代巫師」儼然現身！

證據隨著時間和研究的增加，如拋物線似的累積，現代的醫師不知應該高興還是悲哀，高興的是有太多的證據讓我們在治療病患時有信心，而悲哀的是證據眾說紛紜不知道該相信那一個。因此，有些醫師就直接引用自己覺得可相信的證據而刻意忽略結論相左的證據；有些醫師會放棄追尋證據而完全相信自己的經驗及專業；或者有些醫師則逃避提供證據來決定治療的方式，而直接將決定權交給病患或家屬去選擇。

但是多數的人一旦生病時，會因為對醫學一知半解而不知所措，此時病患或家屬常會說：「醫師決定就好了！」想當然爾，醫生便習慣「自己決定」。也因為如此，諸多的醫療糾紛就產生了。

證據醫學（Evidence Based Medicine）因此應運而生，它強調的是將最佳的證據，結合醫師的專業經驗與病患的選擇，提供人類面對疾病、對抗疾病的一個有力工具。醫師、病患、及家屬，在整個疾病的治療過程中都有應盡的本分與責任，沒有一個部份是絕對重要，也沒有一個部份是可以忽略的。因此如何運用證據醫學的方法，應用於臨床治療病患，實是今日醫師不可不習的技能。